

陈 胜 黄 巢  
吴 广 李自成  
张 角 洪秀全

# 中华民族 杰出人物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 ● ● ●  
● ● ● ●  
● ● ● ●

# 中华民族 杰出人物传

中国和平出版社

#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第四集

孙达人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孟庆远  
                  郑一奇  
封面设计：宁成春  
插图：樊玉民  
地图绘制：党根禄

##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4）

孙达人 主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0.25印张 187千字

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7,000册 定价1.35元

## 编者的话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作出过贡献，得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为了帮助广大青年熟悉和了解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继承和发扬我国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这一套传记读物。本书是其中的第四集。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四集，介绍了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的事迹，是一本通俗的历史人物合传。

本书由孙达人同志主编，由孙达人同志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大华、陈瑞芬、邵宏谟、韩敏同志撰写。

一九八四年九月

## 目 次

陈胜、吴广 .....	王大华	1
张角 .....	陈瑞芬	37
黄巢 .....	王大华	66
李自成 .....	孙达人	151
洪秀全 .....	邵宏谟、韩敏	209

二十乙二十乙二十乙二十乙二十乙二十乙二十乙二十乙二十



# 陈胜、吴广

王大华

## 一 鸿鹄之志

陈胜，字涉，南阳郡阳城县人。阳城县，在今天南阳专区方城县，当时属南阳郡，秦统一前属楚国，因此史籍上称他为楚人，说着一口楚国的方言。陈胜的家境极其贫困，被称做是

“瓮牖绳枢之子，瓮隶之人。”“瓮牖”，即指以破瓮嵌在墙上当窗。“绳枢”，就是用麻绳拴门。“瓮隶”，是对身分近似奴隶的穷人卑视的贱称，与“庸奴”同义。显然，陈胜是一个家无立锥之地的雇农，唯一的财物是一所连门窗都残缺不全的窝棚似的房子。

秦时，农民阶级包含着三个阶层：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自耕农，本身就属于主人财产一部分的奴隶；只有极少的土地或基本上没有土地，因此必须租种土地或者自身受雇于主人的雇佣之农。时人把自耕农叫“黔首”、“士伍”、“民”，奴隶叫“隶”、“臣”、“妾”，雇佣农叫“庶子”。按照当时民间的居住习惯，在闾里中，“以富强居右，贫弱居左”，所以“闾左”也就和“豪右”相对称，成为贫苦的雇佣农的代名词。陈胜就是一名典型的“闾左”。“闾左”和自耕农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随着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和井田制的彻底被破坏，自耕农大量地涌现，在战国时代，终于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一般拥有百亩（合今三十一亩左右）以下至二、三十亩土地，一所可资栖风避雨的园宅。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八口之家”。这类自耕农要向国家缴纳极其繁重的赋税，服不堪负担的徭役，但一般并不受地主或贵族的直接剥削。闾左呢，他们和自耕农一样，具有自由的身分，因此，要向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不过，他们由于不象自耕农那样拥有自耕的土地，所以还得因租种土地或受雇遭受地主或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遭受地主和贵族的剥削压迫而论，“闾左”和奴隶非常近似。不过，这是一个经济上虽接近奴隶地位，政治



上却保持着自由民身分的中间阶层。身受繁重赋役剥削的自耕农，和秦王朝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遭受残暴奴役的奴隶，对主人怀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介于自耕农和奴隶之间的“闾左”则由于直接经受来自地主及其国家的双重奴役和剥削，这个阶层也就同时具有反抗地主及其国家的强烈要求，萌发着反封建意识。

陈胜是“闾左”中最出类拔萃的代表。他不堪忍受地主阶级和秦王朝的残酷压榨，富有正义感，嫉恶如仇，有济世救民的雄心抱负，从年轻时就立下大志，要改变不合理的现实。有一次，在田耕时，他心潮翻滚，思绪万千，不禁中断了劳动，奔到地边的高地，发出了“苟(假如)富贵，毋(无)相忘”的呼声。在场的同伴对这种奇特的思想感到茫然不解，笑而问道：“若(你)为佣耕，何(哪会有)富贵也？”一个“闾左”梦想致富，确实是可笑的。但陈胜的话并不是这种意思。所以陈胜接着叹息地说道：“嗟乎(唉)！燕雀安知(怎知)鸿鹄(一种善飞的大鸟)之志哉！”那末，陈胜的“鸿鹄之志”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伐无道，诛暴秦”。自古以来，夏桀无道，商汤诛之；商纣王无道，周武王诛之；周幽王无道，诸侯诛之。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西周以来数以百计的诸侯国被接连地消灭，最后秦国逐步吞并了东方六国，建立了秦王朝。那末，秦王朝为什么就不可以消灭呢？政治舞台上天翻地覆的演变，已在陈胜的胸中激发起反抗秦王朝的斗志。

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秦始皇，领导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

近六百年的分裂混战局面，这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在那刀光剑影的岁月里取得的最辉煌的政治成就，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论理，这个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秦王朝出现之后，似乎随之而来的应是欣欣向荣的盛世；为什么历史的实际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秦王朝刚刚临世不久，却被社会诅咒为“无道”、“暴秦”，在陈胜那样的“间左”中间也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呢？这要从秦统一全国后所出现的形势说起。

秦统一的进步意义主要在于，从它开始，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制国家，中央集权的各项体制，得以建立和发展。与此同时，它还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等等。这一切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确实是很巨大的。然而，秦的统一，是秦始皇依靠秦国的军功地主的力量，通过战争的手段实现的。新建的秦王朝统治体制是军功地主按照自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从统一中真正得到好处的自然是以秦始皇为首的原秦国军功地主。至于对被统一的东方六国来说，贵族们自然失去了昔日的权力、地位，广大的农民则更换了主人。在新的当权者——军功地主看来，为了酬谢统一勋业的完成，东方各国理应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加之，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因为事业上的着着成功，统一后变得更加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这样，对东方各国的农民而言，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情况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所受压迫和剥削更加沉重。

首先是赋税剥削迅速地加重了。据记载，当时赋税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比较重要的有田野税、宅园税、人头税、户口税、牲畜税、蚕桑税、农具税……等等。仅人头税一项，数量

之大就十分惊人，时称“头会箕敛”、“千钱一畝”。意思是官府在征收人头税时，规定用畝箕敛钱，一畝箕需装一千枚钱。要是把一个农民全部赋税总加起来，统一后的赋税，比过去增加二十倍，其绝对量几乎要占到一个农民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如此竭泽而渔地搜刮，势必会使东方各国“男子力耕，不足粮餉。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连起码的生计也无法维持了。一九七五年在湖北省江陵县云梦出土了一批秦简，其中有这样一些记载，每顷田地不论垦种与否，都要交作为马料的刍稿合计五石；百姓因养不起孩子而“擅杀子”的要判刑，罚为终身苦役；欠官府的债务要用劳役抵偿，劳作一天只能抵八个钱。抛荒、杀子、负债，对于农民来说，已是经济上彻底破产的标志，但是，秦王朝还要用重税和苦役加以惩处，当时农民的悲惨境遇真不是笔墨所可以形容的。有一首民谣唱道：“秦始皇奄偃（即掩疆），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餐吾饮，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这诅咒式的控诉透露出东方农民对秦始皇恨之入骨的感情。

赋税尽管已如此沉重，但农民最怕的还不是赋税，而是永无休止的徭役。秦统一后，徭役主要包括“戍、作、漕、转”四大项。“戍”是指到边防重地去服军役，“作”是指到各种重要工程上去做工役，“漕”是运输税粮，“转”是指长途运输各种物资。好大喜功的秦始皇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开创的新王朝，既需要不断南北用兵，更热衷于动用大量的民力，兴修各种巨大而华丽的工程。公元前二二〇年开工修筑驰道（马车大道），宽五十步，长达数千里，从咸阳东连燕齐，南通吴楚，工程

浩大。同时征发百万大军，对匈奴和南粤用兵，开辟南北两大战场。次年又动用无数民夫，凿山填谷，将原魏燕等国在边境上各自修筑的长城接连起来，连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再次年，又兴建咸阳到九原郡的直道，长一千八百里。至于其他被征发守边的戍役以及“转”、“漕”之类的运役就无法统计了。应当指出，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动辄数千里的“转”、“漕”是农民不堪负担的。由于路途遥远，运输的艰苦自不待言，巨额的运资更非一般农家所能胜任。据说，从东方地区向西北转运一石粮，运输者自己在路上就要消耗百九十二斛粮食。当时丁壮的男子大多应征前往前线，转运往往就得丁壮女子来承担。他们经受不住如此的苦役，因此，许多人“自经(缢死)于道树，死者相望。”

如果说修驰道、直道、万里长城和南北用兵等等多少还出于统一的需要，那末，秦始皇不惜用尽天下财力，连年不止地大兴土木，则无非是为了满足穷奢极欲，“以明得意”的个人享乐要求。早在统一之前，秦的先王已经在关中地区修建了一系列完整的宫殿系统。到了秦统一过程中，秦始皇就嫌这些宫殿过于狭小陈旧，每消灭一个东方国家，就仿照该国的宫室为自己重新建筑一所，所以到了统一后，关中、关外的离宫别院，合计竟达七百余所。但如此大兴土木仍然未能使他尽兴。于是便有规模更大的阿房宫建设。这座巨大宫殿的详情，从现存的文献记载已难弄清，不过，我们知道，仅它的前殿，东西长五里，南北千步，整个殿庭可容纳万人，可见规模是何等宏大！除了阿房宫之外，另一项更巨大的工程是修骊山

墓，这座巨大无比的陵墓是从秦始皇十三岁登王位的那年开始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动工的。到统一后更扩大了工程的规模，仅这项工程和阿房宫，就常年动用七十万人力，一直修到秦始皇死去时仍尚未完工。一九七四年以来，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先后发掘了三个兵马俑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文物，特别是威武逼真的兵马俑，已经震动中外，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以后又出土了铜车马，更是绝世珍宝，令参观者叹为观止。要知道，整个骊山陵墓的范围有五十二平方公里，而兵马俑坑处在陵区的外城之外，不过是无数陪葬坑中的三个，已发掘的又仅仅是其中一号坑的一小部分。可以预期，将来一旦整个陵园得到发掘，其规模之巨大，藏品之丰富，将会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尽管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的遗存，在今天是我们民族的无价之宝，然而，在当时却是对民力和社会财富肆无忌惮的挥霍浪费。

如此沉重的劳役和赋税势必迫使农民大量逃亡，走向反抗。秦统一不久，诸如“群盗满山”，“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之类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对此，秦王朝的政策是一味地野蛮镇压。本来，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实行严刑峻法，进行地主阶级的改革，目的是在于驱使农民勤于耕作，勇于征战。与此同时，还辅之以一整套奖励耕战的措施。这样，秦国过去的严刑峻法对于促进改革，增加国力，从而为实现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现在，统一已经实现了，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秦的统治者不仅没有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改弦易辙，反而更变本加厉地推行严刑峻法。按照

他们的逻辑是压迫愈严，人民就愈不敢反抗，叫做“设重刑而奸尽止”。目的已不是为了改革，为了推进耕战，而是为从东方农民身上榨取他们所有的一切财富和劳力。再加上秦律十分繁密，律外又有无数新增加的令。所有的律令条文大多极尽暴虐之能事。据现有的资料可知，刑法设有夷(消灭)三族、磔(车裂)、腰斩、梟首(砍头)、弃市、黥(脸上墨字)、刖(砍脚)、宫(去势)、劓(割鼻)、笞(毒打脊背)、迁(流放)、耐(苦役)等等。每年被无辜杀害者“以千万数”。象偷别人几片桑叶，论其价值不值一个钱，但也要罚苦役三十天，偷一个钱，竟要在砍去左足，脸上刺字之后，再罚作筑城的苦工。公元前二二一年，东郡有一颗陨星下落，有人在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这是对秦始皇暴政的诅咒，也是呼吁恢复旧的分封制，这是一个政治信号。秦始皇知道后，不分青红皂白，竟下令杀掉了陨石周围地区所有的人，使许多百姓无辜受戮。暴虐的秦朝政治，造就了一大批嗜血成性的官吏，这些官吏则以“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为能事。结果，使秦末的社会出现了惨不忍睹的怪现状：“刑者相半于道，而死者日积于市”(街道上判过刑的人要占到一半，集市中被处死的人日积月累)，“赭衣塞路，圜圜成市”(穿赭色囚衣者挤满道路，监狱里犯人多得象集市)，“劓鼻盈筐，断足盈车”(割下的鼻子装满筐，砍下的脚堆满车)。这哪里是人世，简直是地狱和苦海。仅仅十多年间，广大人民对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已使“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尖锐的阶级矛盾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陈胜亲身遭受着这惨绝人寰的苦难煎熬，深知“天下苦秦久矣”。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冷静地等待着反抗的时机。

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死了。继位的秦二世更是暴戾乖张，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他下令“发闾左谪戍”。所谓“谪戍”是当时一条罚作苦役的刑法。这条法令一颁布，顿时就使贫苦农民变成罪犯，受到苦役的惩罚。于是就有淮河流域的九百名“闾左”，在两名凶恶的都尉押解下，被送去遥远的北方边疆——渔阳。陈胜就在这支被谪戍的九百闾左之中，此外还有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符离（今宿县符离集）人葛婴等。目的地还在几千里路之外的万里长城脚下，这九百名闾左却因大雨毁道，不得不在蕲县（今安徽省宿县）的大泽乡停下来。按照政府规定的日期，肯定已经无法赶到目的地；但按照秦法的规定：假如不能按期走到，一律斩首。早已蓄积在九百贫苦农民心头的怒火，现在被死的威胁所催迫，迅速上升。

这是一个有利的策动起义的时机。早有“鸿鹄之志”的陈胜与吴广等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商议，一致认为“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意思是说：“现在，逃跑不过是死，起来干一番大事业，不成功也不过是死。无非都是死，那末，为创建一个新国而死不成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革命口号。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陈胜、吴广首先抬出扶苏、项燕作为鼓动起义的号召。扶苏本是秦始皇的太子，由于在政见上和他的父亲相左，被派往北方蒙恬军中，九个月前，当秦始皇病

死沙丘之际，他的小弟弟胡亥和赵高互相勾结，发动宫廷政变，假造诏令，自己接了皇位，扶苏被处死，但宫廷政变纯系上层统治者之间的阴谋活动，当时的一般人还不知道扶苏真的已死。项燕原是楚国名将，和士兵的关系较好。他早在秦统一前也已为秦军所杀，但当时人“或以为死，或以为亡”，说法不一。扶苏和项燕，都是上层人物，一为秦朝所杀，一为当今的皇帝秦二世处死。把他们二人抬出来作为反秦的号召，实在是理想人物。陈胜就从九百人中找出二人，让他们冒充扶苏和项燕，借用他们的名字，进行反秦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思想鼓动。

其次，他们又利用了迷信活动。他们将事先写上“陈胜王”三个红字的一块帛布，放入鱼腹，然后，再将鱼买来，在剖腹中显示那块帛布上的红字；同时，吴广又于夜里伏在祭神的祠中点起篝火，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叫声。这本来是陈胜和吴广早已商议好的行动纲领，现在当他们借用“鬼神”之口，把这个大胆的，划时代的革命思想返传过来时，果然，九百间左的情绪立刻被鼓动起来了，乌云密布的大泽乡上空，电闪雷鸣之声已经隐约可闻。

最后，当陈胜已经有了可靠的群众支持之时，吴广带头奋起，夺取宝剑，杀死了押解他们的两名秦王朝军官。陈胜当即发表了公开起义的宣言。“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全都误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即使侥幸不被斩首)，而戍死者固十六七(而死于戍边的人向来就占十分之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难



道是天生的贵种吗?)”这激动人心的宣言,立刻博得了九百间左的赞同,他们把右肩袒露出来,宣誓起义,振臂高呼:“敬受命(恭敬地接受你的领导)!”吼声直冲云霄,仿佛隆隆滚动的雷霆,炸裂了布满天空的阴云,使苦难深重的农民看到天际显示的一线光明。九百间左组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由陈胜任将军,吴广为都尉的农民军,开始了英勇无比的流血斗争和史无前例的历史创造。

## 二 张 楚 王

九百间左作为戍卒,本已按军事的要求组编过。现在经过陈胜、吴广的改编,提出推翻秦王朝、夺取政权的目标,这支刚刚诞生的农民军,就更显得组织严密、纪律性强,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在陈胜、吴广的直接指挥下,它首战攻克了大泽乡,扩大了起义队伍,接着又攻克了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今安徽宿县南蕲县集)。然后,立即兵分二路:一路由符离人葛婴为将领,率兵向蕲县以东发展;另一路由陈胜亲率,进攻蕲县以西。

由于秦始皇早已下令“收天下之兵(器)”,销为十二铜人,因此农民军只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用锄、耙、木棍、锥、凿充当兵器。武器虽差,但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起义军的士气极其高昂,屡挫装备精良的秦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不到一个月,就连克铨(今宿县西南)、酈(河南永城西酈城)、苦(河南鹿邑东)、柘(河南柘城北)、谯(安徽亳县)五县,打通了西进陈(河南淮阳)之路。当陈胜抵达陈时,九百间左已经迅